

写给春天的诗

◆许义阳

立春

贵阳的一缕阳光
在325公里外,碎成了
铜仁的一场大雪
滚滚车流,在高德地图上
粗暴地画出一条红线

16时27分

太阳到达黄经315度
我被冰雪挽留
在安江高速上漫步
岁之轮回,由此而始
微信取代了春燕
人们传递的立春讯息
都在第一时间被我从掌中捕获
在新建的古城里 良堂
快意地书写着春联
在跟昆虫的陪伴下 流星雨
又一头扎进了冰冷的锦江
诗芯竹在填词俳坛石者在编曲
乌江船工在追鸟 末末在读诗
面对漫天飞雪
简单说 等待之后是春暖花开
了了却说 哦豁,回不去喽
而云上青山却痛失至亲
他顶风冒雪长途奔丧
且得将悲伤暂掩心底

你看到的雪和我看到的雪
不是同时飘落的
你看到的雪 当然不是
我看到的雪



雨水

从贵阳到铜仁的高速上
我看见了阳光
看见了蓝天、白云
看见了青山、村庄
看见了蠕动的车流
看见了苏U闽D和粤T
看见了浙C浙E和浙G
看见了导航地图上一段段红线
看见了堵得水泄不通的服务区

我还看见了五处车祸现场
这些车祸现场
忽而占据左侧车道
忽而占据右侧车道
这些大车和小车们
相互之间撞得稀舞烂
并成功地将高速公路
变成了一段一段的停车场

我看见了一张张焦急的面孔
看见了污水
看见了汗水
看见了泪水
看见了血水
唯独就是没有看见——
雨水

惊蛰

黄瓜、茄子、豌豆
队列齐整 静候时光
它们已经蓄势良久
西红柿和辣椒苗
也等在旁边 不甘示弱
两如楼后面的菜地
已经被我用汗水
一锄一锄地唤醒
而同时被锄头唤醒的
还有一些白白胖胖的
虫子 他们
伸伸懒腰 翻了一个身
又钻进了菜地深处
毕竟沉睡了一个冬天
菜地和这些虫子
都还没有完全苏醒
我忤着锄头
看着菜地和虫子们
打着哈欠 睡眼蒙眈
是的
不出意外的话
万物皆在等 等那一瞬
惊雷炸响 唤醒沉睡的灵魂

我当然也看到了
总有一些虫子
他们酣睡的地窝子
就算被锄头翻开了
却照样岿然不动
即便睡了一个冬天
也还是不愿意醒来
他们对春日的抗拒
纵然一声惊雷
也还是改变不了他们
摆烂的样子

春分

平坝的樱花
周家桷的李花
路边的蒲公英
还有公园里的玉兰
皆在春风中摇曳生姿
一些性子急躁的花瓣
已经零落成泥
而桃林路上的桃树 居然
与诚信路上的櫻树结盟
即便花蕾都憋得通红
仍然不愿意如期开放
固执如入定老僧
不为春风所动

每天穿行于这两条路上
老桃树老櫻树都向我打听
今年春天的集结号
惊蛰前没有听见
惊蛰后没有听见
一直等到春分了
为何依然没有听见

清明



从门到阳台是18步距离
从阳台到门也是18步回响
如果步子小一些
可能会是 20步的徘徊
如果步子再大些
可能会是 16步的匆忙

从惊蛰到春分 有15天的光景
从春分到清明 也有15天间隔
如果是去年
也是15天未曾更易
如果是前年
则有16天些许差异

就这样日复一日
让日子在脚下流淌
我仍然在门与阳台之间
无数次地丈量
等待着那一场春雨
如期待一位久违的故人

我忧心如焚的是
如果这场春雨
没有如约而至 那么
我清明时节回到永旺场
恐怕就难以走进
杜牧的诗意里

谷雨

当令的暖风
穿过两如楼的窗棂
晨雾如纱 轻抚着
永旺场那些零乱的街巷
而杨家山上的茶园
经历了明前和雨前的两轮采摘
春茶即将采尽
残存的嫩叶尖上
已经悄然挂上了惆怅的泪滴
只有采茶女的歌声
还不时在茶山上悠扬婉转

我站在雷火顶之巅
任阳光将我的身影
投射于云光之顶
我张开双手
用手指梳理着谷雨的风
让它在永旺场大坝上旋转
让它吹过那些
沉默而又清新的田垄
吹过那些
熟悉而又陌生的街巷
向如此庄重的仪式
向春天告别

万山行

◆龙颖

把山看成海
风景也就有了波澜
把你看成爱人
我回家就有了落脚
你不能拒绝我
半个世纪的煎熬
我只有把心剖出来
把朱砂研着朱砂墨
给你写一封情书
贴上8分钱的邮票
从天边寄到海角
让你捧着
哪怕只是只言片语
你也不敢有一分嫌弃

不请自来
你会鄙视我的莽撞吗
我顾不了
我忍不住
高铁离你只有九分钟
我脑壳想了
又放下
一眨眼的路程

绕了一大圈
一年的轮回只有四季
我的轮回是四十年
再不见一面
我知道
我死了都不会闭眼

特区很特别的名字
我找不到你
天空的特别
大地的不同
我在曼谷
一次一次
把你写进湄南河
每一朵浪花里
来到万山
看过万山
放下万山
我才看见
那个年代不同的特别

街道也不是街道
我还没有抬脚

就把你走完了
他们告诉我
这里是100年前
矿工踩亮的石板
不知道
滚落了多少水银
把石头泡成玉一样
冰凉冰凉怎么可能
还冒出了琥珀
一样的芬香

我不会说你好
因为我不会说话
你也不要怪我
没有在你的日记上
写下到此一游
我的到来
是一道无解的方程
万山有多少山
我就把我也长成山
我的眼睛就是满山矿洞
我的样子
就是你倒映人间的模样

故乡的苔藓

◆石筱萌



最后一抹余晖沉入瓦缝时
白炽灯醒了
它总在黄昏与黑夜交界的时刻亮起
像悬在屋檐下的琥珀
蜂蜜般的暖光沿着木窗边蜿蜒
润湿了庭院里绿茵茵的苔衣

二十年过去
老灯泡仍用钨丝编织着毛茸茸的茧
爬山虎在玻璃上拓下潮湿的指纹
我蹲下身
看见砖缝里的苔藓正在呼吸——
它们把孢子蜷缩成毛茸茸的星球
每个裂开的崩果都在讲述
祖父磨亮的铜钥匙
讲述梅雨季在墙根发酵成墨绿年轮

树影婆娑处
樟木的年轮正吮吸着光晕

把旧时光酿成透明的树脂
夜露渐浓时
苔藓开始漫过门槛
它们裹着白炽灯散落的碎金
在青砖地上游出蜿蜒的银河
那些被照亮的孢子纷飞如星屑
落在老座钟停摆的钟摆上
落在褪色春联残留的笔画里
落在所有被光线浸润的记忆褶皱中
墙角的蕨类在暗处舒展触须
接住窗沿边下的光斑

此刻整座庭院正漂浮在
钨丝编织的暖色河流里
树影与苔痕都成了游动的藻荇
而老屋檐下垂落的灯绳
是系住乡愁的银锚

我们捞出体内的石块

越走越小,小成为远处的灯
那么多灯,是田野里消失的人
点燃自己照亮我。并不美丽的眼睛

天黑了下來,蒲公英关好门
阴森的山坳比别处黑得早,山坳自有分寸
将暗黑的事物锁进黑暗的盒子

田野望着我,我们静默
捞出体内坚硬的石块
那些无法搬出石块的身体,成为草木
薄薄的一生。缝隙里的磷火
点一盏灯,或盏盏灯

滴落的形状

细雨将远山推向更远的河流
亢奋的石头紧闭双眼,迎接一次次撞击
深处传来,惨白的尖叫
和略带惊悚的欢愉

骸骨剥蚀,云烟镌刻了雨
滴落的形状。我们在河边静坐
河面隐匿夜,那么多眼睛惶恐着
将黑吸入深渊最深处

这种静有强大的张力,如同一张弓
时刻保持警醒。猝不及防的中伤
隔岸观望的最后一声秋叶

叶片固执,私自揣摩
灵魂的脉络但肉身早已腐朽
棺材里的人。在消解中起立
怀抱河流,那些明亮,晦暗
发育不良的。宿命



你在风声的低处

在抵达中浸染了水渍
你眉间的沟壑就更深了
深到一只蝴蝶扬不动翅膀上的月影

雨落苍茫,识破风声的眼睛
识得纸张形销骨立
白背后的重量,凸显黑的高光

人们走过桥,桥也走过人们
青石块按捺住影子的惊慌
你在风声的低处
将水渍一一拂去。像拂了身后诸事

撕破寂静如同撕破我

只是雨仍然在下,不眠的眼睛
关不住雨声落心底的声音
黑夜一圈圈漾开。寂静越加庞大

关于坑,孩子,掩埋,罪恶
这些词有多种排列方式
结论是种子掩盖另一些种子的声音

震到耳膜疼痛。有人假装失聪
捂着耳朵就是捂着嘴
那些痛哭的嘴角失了门牙,漏出风

风低处,一茬幼苗簌簌发抖
我颤抖。春雷一遍遍撕破寂静如同撕破我
在产床上剥离的胎盘

宿命

夜在黑里,蝉的叫声来自远方
振动的蝉翼拍打着七月的脸
虚张声势的呻吟和快感一样诡异

飞蛾穷极一生摆脱影子加重黑的重量
死在众目睽睽下

卑微被骨头深处的懦弱孕育
静脉曲张成一朵朵鲜红的花
千疮百孔的躯体
渴望回到子宫。母体已经干瘪成一张纸
风一吹就散了

深夜,千里以外的疼

老狼狗在远处低头舔着左脚的伤
清明上坟的时候,踩住了刀口
脚印一瘸一拐地落在冥纸上
——这多像我的乡亲啊
艰辛的一生,都拐着蹒跚的步履

昨夜的雷声里
我又享受着身体深处的疼

雨淋湿了我的村庄。母亲不在家
梁上的燕子窝破得装不住一丝风
众多亲人的目光长成泥土里的草
一半枯黄,一半翠绿

每一条来路都是归途

梦里的雪飘到窗外,那株与风霜对峙的玫瑰
顶着满头白雪
提出冷峻的疑问。人们说到愧疚

我的愧疚便流淌成河
在读到的每一句诗里蜿蜒万里

风声低处

(组诗)

◆梁沙

最终回到笔端,握笔的手硌疼老茧

掌心的老茧是一座庄园
那里鸟儿啼唱,蝶舞翩跹
人们日出耕田犁地播下种子
日落温酒练习欢爱。萤火虫点燃灯盏

照亮的每一条来路都是归途
另外一些掌纹是迷途
将生平拓印于泥瓦内部,挡住远方

湿漉漉的山野,也挡住我明晃晃的隐疾
皤皤的,是我的爱。吞咽酸楚的声响
春天的雷声撑破花苞

世界微微漾开

我们说到天气,天空的清冷就更空了
就像那个晚上河里的涟漪
一圈,又一圈,将我推进晦暗

竹的身子横卧于长夜,将细雨收拢
于眼眸深处酝酿一场大雪

你的指尖微微颤抖。夜莺在森林里吟诵
秋虫啾啾,振翅欲飞。臂膀突生羽翼
将万物的悲伤阻隔于城墙之外

那匹蜡白色的马隐匿在边缘
只听见水声内部的拍击
世界微微漾开

风吹树叶沙沙响

左手掀开右边的发,你的指尖
是秋雨立于悬崖的冷
是一束风和一束风的缝隙

月色嶙峋于河面。如林下枯枝
脖颈之后的寒意源自
溺水而亡的游鱼,沉默的石头
摇摆的水草以及竹影的破碎

风吹过的荒草分层回归
栈道和浆果衍生出腐败的菌落
在暗夜里滋生如情愫

黑鸟撞进空谷的胸腔,地脉深处颤动
与星空的庞大无言遥相呼应
如彼岸的柳条。寂静中将河水剖腹

滴入小溪的梦

说到月色,小溪的梦就亮了起来
她在廊桥下静成一尊塑像
任凭鸟鸣滴落肩头
晕染湿漉漉的,澄澈的心事

她张开手掌宴以遮住月亮的叩问
透明的寒冷囊括了所有
恋人。隐约的温度,以及
眼眸深处流淌的某种事物

于岩砾的斑驳中,蕨类植物举着露水
跳跃而平静的白色焰火
凛冽、幽暗、深邃且足够澄澈。
如此时,断断续续,先模糊后尖锐的
鸟鸣声

在暮色中领回自己的身份

去乡间走走,此时
田埂上已经撒满了花朵
那些细碎小花,在风中频频起身

每一个路人,我都称之为她们
她们从暮色中回到屋舍
在摇向天空的炊烟里
领回自己的身份。成为女儿或母亲

以比风声更低的姿态
谨守雨降落的规制,匍匐成土堆
矮小的土堆赦免暮春。薄薄的野花



又一日

让我悲伤的,阳光透过白色床单
你在阳光后面,印在床单上,另一个你
掂起脚尖整理最高处

像整理你自己。庄园的边缘
葡萄藤攀于栅栏,像你
略显轻盈,抖开拧紧的织物

然后,餐桌旁,烛火下,汤匙与瓷碗碰撞
回应风喊醒铜铃的声响
召唤你归来。你恐惧消逝
你正在消逝,想到这里让我悲伤

我望见你摊开自己,像一次次惩罚
我们无法从另一个身体得到解脱
薄如渗透。不被重复的生命